



笙磬同音

“小伙子，你有所不知，人退休了心却不能退呀！适当劳动就当锻炼了，人闲着反而容易出毛病。自己种的瓜果蔬菜，不用农药、化肥，吃着放心。栽花种菜，既可以锻炼身体，也可以陶冶情操。人在劳动中能体现自身价值，能找到生活的乐趣。”

园子里的老人

□木易

我的邻居是一对年过七旬的老人，他们住底楼，我住五楼。我站在阳台上，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小园子，郁郁葱葱，瓜果飘香，很是诱人。

这对老人，虽然白发苍苍，但是精神矍铄，满面红光。他们很少出门，经常待在家里，侍弄他们的那个园子。园子有一百多平方米，有小鱼池、小花台、小菜园、小果园、小凉亭，大理石铺的地面上，鹅卵石镶的花边。鱼池里有几条红鲤鱼在自由自在地游。菜园里各式各样的蔬菜，长得绿油油的，小白菜、油麦菜、菠菜、葱、姜、蒜样样俱全。花园里千姿百态的鲜花，一年四季竞相绽放，红梅、牡丹、菊花、茉莉、栀子，那缕缕花香飘逸在空气中，让人陶醉。果园品种齐全：桃子、李子、杏子、樱桃、苹果，每当果子成熟时，满园飘荡着瓜果的清香。花园、果园、菜园，相得益彰，布局合理，每一寸土地、每一个空间都得到了有效利用。

园子里的土是两个老人用背篓一趟趟从外面背回来的。有一次，我在小区里碰到两位老人正在往家里背泥巴，经过攀谈得知男人以前是小学校长，女人也是老师。我说：“大叔，您这么大年纪何不享享清福呢？”

“小伙子，你有所不知，人退休了心却不能退呀！适当劳动就当锻炼了，人闲着反而容易出毛病。自己种的瓜果蔬菜，不用农药、化肥，吃着放心。栽花种菜，既可以锻炼身体，也可以陶冶情操。人在劳动中能体现自身价值，才能找到生活的乐趣。”

我点点头表示赞同。

有一天清晨，我还在酣睡中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大声喧哗，我推开窗户仔细倾听，才知道是底楼那个老校长，仰着脖子在怒吼。原来是楼上的邻居乱扔垃圾，把果皮、纸屑之类的东西，扔进了他们的花园和菜园里。一个月来，他天天清晨这样怒吼，让人心烦意乱。我很难把他的形象跟一个教书育人的校长联系在一起。他不厌其烦天天吼，楼上邻居好像有意跟他作对一样，天天往他园子里扔垃圾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听见有人敲门，打开门看见是老校长，提着一篮子黄灿灿的杏子。我先是一愣：“老校长，您请进！”

“不了，不了！我给每家送几个刚摘的杏子和李子尝尝，放心吃，这是我自己的。”

“好！谢谢，谢谢！”

“不用谢！只是今后请不要往我们的园子里扔垃圾啊！”

“不会！不会！”

也不知是他的怒吼震住了邻居们，还是他的几个杏子和李子起了作用，吃人家的嘴软，从此再也没有人乱扔垃圾了。

小区和谐了，人们也安宁了。老两口空闲了，躺在摇椅上逍遥自在，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。

时光记忆

悠悠竹篮情，犹如一坛陈年老酒，历久弥新，饱含着淳朴的村风民风，凝结着浓浓的乡音乡情乡愁啊！

竹篮情

□任崇海

清晨，水乡的小镇上忙碌起来，仅有的一条小街，两旁一字形摆出卖蔬菜的地摊……

“现在人时兴用塑料袋，哪有用菜篮子环保啊！”不经意间，我被一个悠扬的叫卖声吸引，走过去一看，这个卖菜的中年妇女菜摊旁还放着几个竹篮子，编得挺精致的，吸引了好几个顾客前来购买。我看着竹篮子，沉思良久，眼前浮现出编织竹篮的姨哥。

姨哥家的屋后长了许多竹子，三四亩地，被姨哥打理成像模像样的竹园，周围扎起了竹篱笆，装上竹门，里面还放着他做的竹桌、竹椅。每年过了正月，暖洋洋的春风吹来，翠绿的竹叶沙沙作响，地上冒出一个个笋子，姨哥便忙着梳理挖出一些，分给乡亲们品尝新鲜竹笋的美味。

到了夏天，竹子越长越高，越长越密，最后成了阻挡热浪的天然屏障，外面被太阳烤得像蒸笼，而小竹林里却似春天一样凉爽。每天午后，姨哥便招呼乡亲们来到小竹林里纳凉。他煮上几壶竹叶茶，在小竹林里，摆开棋局，让乡亲们在这里喝茶、聊天、下棋，还有人唱起了淮戏。

到了秋天，姨哥便挑选那些绿里泛黄已经成年的竹子，把它砍下来，斩头去根，削平节疤，放在竹园的东南角，以作备用。乡亲们要个锄头柄，或是撑蚊帐的竹子、钓鱼竿之类的，跑到他这里来，他总是手一指：“你去挑啊！”拿走前，要给他钱，他那饱经风霜、刻着深深皱纹的脸上露出憨厚的一笑：“嗨，要什么钱啊！”不管你 how 声硬塞给他，他总是不肯收。而他用更多的竹子、花更多的工夫编竹篮子。你别看他那双手像钢锉似的，可编起竹篮子却很灵巧，一个个竹篮就像工艺品，分送给乡亲们。乡亲们十分喜爱，上街买菜都拎着这个竹篮子，由此在乡亲中滋生了浓浓的竹篮情。

而我更是把竹篮子当做心爱之物。从我成家过日子起，姨哥每年都送给我大中小三个竹篮子，用途各不同，平时家里两三个人，就拎着小竹篮子上街，要是家里到了客人，就用中等竹篮子。而大竹篮子被用作“储藏室”，在我家客堂间里的桁条上有一排钩子，上面挂的全是大竹篮。到了春节，蒸的年糕、馒头、米饼之类的年货，晒干后往竹篮子里一放，挂在钩子上，通风透气，不发霉、不变质，一直吃到三春头上。年糕放的时间更长，到了农历六月，拿几块腊糕来化点糕汤，消暑去火别有一番风味。夏秋季节，晒的马齿苋菜干、萸干子之类的蔬菜往大竹篮子里一放，留待过年烧“安乐菜”。竹篮子虽是普通的用物，却在我心中生出缕缕情思，萦绕在心头，留在记忆深处。

平时话不多的姨哥，憨厚敦实，早年因家庭贫困，娶不上老婆，直到年近五十才与一个失伴的中年妇女结为夫妻，错过了生儿育女的最佳年龄。虽无儿无女，但老两口并不感到孤独，乡邻们给予他俩超越亲情的温暖。到了晚上，乡邻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他家，做他的“下手把子”，劈竹子、削篾子，有说有笑，乐在其中。邻居家烧什么好菜，都要端一些给他俩，要是来个亲戚朋友，也邀请他去作陪，喝上几盅。逢年过节，这家送糕点，那家送肉圆鱼圆，老两口吃不完。就连乡亲们在外工作的子女回来探望，也要带些特产给他们。而姨哥编的竹篮子，不仅供应各家各户的需要，还带给邻里在外地工作的子女、亲友。就在姨哥病重时，庄东头陈三来看望他，他特地拿出一个竹篮子：“你家在外地工作的老二，上次给他的竹篮子，已经用了三四年，你帮我带个新的给他吧！”

悠悠竹篮情，犹如一坛陈年老酒，历久弥新，饱含着淳朴的村风民风，凝结着浓浓的乡音乡情乡愁啊！

寸草春晖

陪父母过节

□郭宝丽

今年“五一”劳动节，我和先生带上孩子回老家陪父母过了节。为了给他们个惊喜，我特意没有提前告知他们。

我们回到家时，家里的门上挂着锁头，邻居说，我父母去自留地种菜了。儿子一听，兴奋地说，咱们也去菜地帮姥姥种菜吧！远远地，我看到母亲正乐呵呵地带着侄子锄头挖地，她先每隔半步左右的距离挖一拳头大小的圆坑，往里栽好菜苗，再用周围的土把坑填平，最后在旁边间距五指处撒上农家肥。侄子跟在母亲身后，学得有模有样。儿子见状，立刻脱下鞋子，迫不及待地跑向母亲和侄子。这时，父亲挑着两大桶水晃晃悠悠地走来了。两个孩子又扔下锄头，抢着葫芦瓢舀水给菜苗浇水，水溅得满身都是，追跑时不小心“哧溜”一屁股歪倒在菜苗上了，父亲笑得合不拢嘴。没一会儿，儿子又跑去母亲跟前往坑里放苗、填坑，看着母亲柔声细语地给孩子们讲种菜施肥浇水的情景，眼前浮现儿时和父母种菜的欢乐时光。

小时候，我们姐弟三人常常跟着父母去地里种菜。母亲教我们用锄头把土壤挖一遍，用耙子松土，然后用铲子挖小坑，接着把菜苗放在坑里，再用坑边的土围住菜苗四周，用手按压结实，浇水。

看似简单的事情，我尝试了好多次，不是苗间距不合适就是苗耷拉着脑袋垂在地上。母亲笑着扫过一眼，淡淡地说，种庄稼就像做人要有耐心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不光人要勤快，还要多实践学习，才能知道从一粒种子长成粮食要走多少辛苦路。你草草了事应付，不仅不会开花结果还误事，后悔就晚了。她说左手扶住苗，然后右手快点刨周围的土壤坑，再按压瓷实就不歪了。按母亲教的方法，果然有效。母亲笑盈盈地说，学起来挺快嘛。

很快种完浇完了，母亲招呼我们坐在地头那棵老槐树下休息，拿出筐里的用箢布包得严实的橘子汁水、拉丝糖、瓜子来犒劳我们三姊妹。听着鸟语闻着槐花香，看着我们辛苦的劳动成果，感受着劳动的光荣和伟大，微风拂过，一股清新的泥土香沁人心脾，真惬意。

“姥姥，姥姥，看我栽得快不快？”儿子的喊声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不远处的他像个小花猫似的满脸泥土，蹲着栽苗，再慢慢舀一瓢水浇菜根，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晒得满脸通红，额头上密密的汗珠渗出来，没有一点抱怨，时不时开心地站起来扭头喊母亲帮忙看看间距。母亲笑意浓浓，对儿子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，儿子听到夸赞，笑着说，我喜欢陪着姥姥干活。儿子一边说着一边踮着脚尖笨拙地给母亲擦汗，又拿来水拧开盖子塞给母亲，说，姥姥补充点能量。母亲去河里洗了手帕给儿子擦汗，摸摸儿子的头说，姥姥今天很开心，没白疼你。

夜幕降临，暮色四合，倦鸟开始归巢。告别充实而愉快的一天，田野间，微风拂过，吹起了我们的衣角，也吹走了疲惫，收拾好农具，满载而归，欢声笑语回荡在乡间小路上。

这个劳动节，我们一家过得特别充实和幸福。父母的幸福源于子女的陪伴，孩子们的幸福则来自劳动的乐趣。我们共同创造了家的温馨，我们的相聚成了甜蜜记忆。

